

夷

氛

聞

記

夷氛開記卷四

九月

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
特依順爲叅贊收城剿賊廣東巡撫怡良以

欽差大臣馳赴福建河南巡撫牛鑑擢督兩江琦善
已議罪下詔獄出之使効力軍前舉人臧紆青者宿
遷人有智畧爲奕經所知至是招商軍事首勸先奏
召則徐於工次令其來浙勸辦而止琦善斬余步雲

福建軍官並如江浙例歸將軍節制皆目前切要事也奕經故謙謹終以爲迹涉自專不敢用其說但奏止琦善墮

命荷戈出塞

夷事竣歲終即以四品侍衛代爲業紆爾羌幫辦大臣後仍領封疆節鉞

青又建議浙兵屢受挫敗士氣不揚宜別調川陝豫三省兵六千爲新軍遣員募選魯汴江淮勇士萬人加以沿海漁蛋與近場鹽梟並及江湖土盜二萬分其名爲南北勇以南勇備耳目而北勇壯其膽氣使

分伏定鎮甯波三城不區水陸不合大隊不剋期日
水乘風潮陸匿叢莽或伺伏道路見夷卽殺遇船卽
燒重懸賞格隨報隨給人自爲戰戰不擇地務令注
舟登岸諸夷出入步步疑忌驚惶所在皆風聲鶴唳
俟其魂飛氣餒然後賊以大軍伏舟港口內外交偪
而盡殲之又以三城多通賊奸細請令浙之官京師
者各保舉其鄉紳士耆民按人密授方畧使各率士
勇分伏預爲內應爽經皆如議奏陳得

旨諭奕經先前駐蘇州城兵勇如未大集毋逕赴浙
杭致使夷知有備十月抵蘇隨員楊熙聯芳阿彥達
侍衛容照並少年得志蘇城故金粉烟花地歌衫舞
扇最足動人豪興所攜僕隸未諳師中犯律受供張
率如平時不及加意裁抑一時人多費重訛言驟起
奕經頗有所聞慮遂影響傳播遽促移營嘉興以二
十二年正月初吉赴杭州留特依順駐守文蔚出渡
曹江十六日奕經前駐紹興兩人者先於臘之望夜

同夢夷黨悉棄陸登舟聯帆出海甯波三城已絕夷
跡迫偵探果有運械歸船之事以爲佳兆昭著連城
恢復在指顧間於是定議剋期進剿預計兵至民舍
必遭焚劫戒諸軍入城毋載火器但聽城內首奸爲
應縛其首挾以執欸自意策及萬全矣浙地冬雪較
往歲深且數尺入春又連旬霪雨小舟引火物既濕
蒸不可用官軍以三城隔洋地廣布置未周請緩至
二月中旬而後進奕經意銳甚僅許展至二十八日

下令統兵者遇夷則排陣對壘紆青初議所謂遇便散攻人自爲戰之法已變而不用二十二日黑夷持書至三江口約戰大意謂如不敢戰則還我烟價因內地百姓尙知就我交易故未卽長驅至耳今必以定鎮廈門爲市地如香港方肯罷兵語狂悖如前將軍還其書調提督陳偕平挈壽春兵六百守三江總兵李錡挈六百守歷海越二日進駐會稽車關鎮又進駐餘姚原千總張天台購首盜能飛簷走壁者六

七十人偕藏藥衣枕之丁壯先期陸續混入甯城入

出

者被獲二十餘人雖釘之然仍不甚搜查

購夷奸郭大耳安得掇羅濮丹

等重賞有差夷聞官軍勢威甯波一路悉令夷目捨城還舟留大礮城上守以夷兵數百候拒我兵之至西門者鎮海一路則驅夷兵盡劄招寶山便俯擊我兵之入城者師期既預洩故夷得及早爲備夾經營於紹興之東關者三千人文蔚屯慈谿二十里之長溪嶺者四千五百人分其半以屬副將朱桂叅將劉

天保屯西門外之大寶山使遙圖鎮海提督段永福
既爲粵翼長潰失天字馬頭至是在浙率四千五百
人半伏甯波城外半屯大隱山備攻甯城爲第一隊
壯勇則泗州知州張應雲領第二隊城紳杜寶辰領
三隊其鎮海甯波屈中地曰駱駝橋者亦令副將謝
天貴率兵千餘駐焉步雲亦率三千人駐奉化時鄉
勇析分水陸在陸者令其沈船梅墟隔絕甯鎮兩地
夷船來往俾不獲自爲連絡應雲實統之別令楊熙

率勇伏於上虞爲之應在水者則專駐乍浦雇漁舟
潛渡岱山圖定海且俟夷船敗出窮諸海而攻焉海
州知州王用賓實統之處州總兵鄭國鴻旣殉定海
之難矣其子鼎臣志切復仇投軍自効帶定海水勇
多挈火具伺攻夷船布置粗定陸路兵皆按期乘夜
冒雨而進抵甯城已晴霽永福出所屯五百攻西門
千總陳兆平勇目薛舉各率兵勇以從城內伏者起
斃守門夷賊釘塞城上礮孔奪門啟而俟之二十九

日午西城內夷使漢奸冠五品頂加翎迎我兵大呼
謂夷先走東門出宜亟追勿失我兵莫能別又察在
城夷少相率以入應雲寶辰所伏勇偵知夷奸目郭
大耳匿府署樓轉夷礮向樓擊放火燒署夷驚呼巷
戰多死繞北門出我兵後來戰山西勇六七百擊碎
南門外輪船卽入南城適遇地雷轟發遽退出永福
亦中火箭我兵死傷過半他夷踞街樓登屋夾街擲
火如雨牆高巷狹我兵仰攻復不利無所施力且戰

且却舉力護永福退至城外後隊適至知我兵敗不敢握城以拒夷追至大西埧永福竟趨東關不復退保原駐之大隱步雲中道聞敗信終夜吁喘疾奔而甯波城遂不可復矣鎮海城雖有內伏苦人數無多至期亦已開門待自顧勢弱不能縛賊天保與桂初約先後發天保自大寶山率河南勁勇五百先至依軍令未攜火器之攻具亟令出城運取鎗礮往返需時取至則天正黎明招寶山夷礮已齊發俯擊我兵

猶猝竄出城外桂統兵後起半道風雨迷失不得如約至而鎮海城遂不可復矣兩城雖敗軍士尙傷亡無幾桂仍率陝甘兵千二百還屯大寶山右玉保收竄出之河南勇五百還屯大寶左應雲亦率原領兵勇還守慈谿既而文蔚調應雲詣奕經營商軍事慈谿守勇無主一時潰散夷以三十日闖進去甯三十里之故墟我兵擊破其三板船三獲白夷三二月初二日夷輪船三至慈谿之城山渡燬我火舟十餘械

舟三初四日輪船至姚江焚我火舟數十慈谿城外
獲白夷衆蜂湧來奪三江守兵見者皆逃夷兵數
千復自慈谿登陸越十餘里攻大寶山仍自撤其來
船止中途返者噪令奮力前意在必勝桂督扛礮兵
四百與戰自辰迄未我兵匿崖石樹林自蔽斃夷兵
四百餘夷目巴麥尊亦被殺我兵無傷者夷旣深入
船先撤欲返不可懈而怯且甚矣此時倘得一生力
軍夾擊可覆滅其全隊而謝天貴兵不至應雲慈谿

之勇又潰不復集天保兵火器失於鎮海之戰者多
徒守天寶山左不敢張空拳下山尾賊後文蔚所駐
之長溪嶺故與大寶山距近十餘里桂請增兵數百
爲援不許及暮僅發兵二百而夷已分四百越旁港
出我兵後桂至是前後受敵父子同死難天保兵亦
同時驚散其乍浦所募漁舟已渡岱山者萬餘人分
伏港汊亦用容照議悉散之驟爲夷用文蔚孤軍屯
嶺上隨員僉謂險無足恃防夷夜攻力勸棄軍而去

冠海記容照聯芳等請文蔚棄軍宵遁沿途賞與夫
賞舟子惟恐夷追及棄輜重器械山積反奏營被漢
奸宥燬其實次日薄暮夷尚未至嶺也又天保軍僅
傷七人而奏言全軍覆沒脫回七人大寶山之死以
百爲千語於是長溪嶺之兵亦潰軍資盡矣三城地
殘破已久夷意無所留戀而上虞慈溪以上又勢難
突入江口咫尺一帆可達議者每虞其北擾其時軍
聲不振夷志益驕有請移營上虞選新到未受驚挫
之兵出與決戰誘之深入重地一戰不勝則增兵再
戰務綴其後爲之牽制使無暇改圖而北庶幾可奪

其驕矜之氣杜其貪索之謀因遂乘便乃可徐與議
款若但畏避不出適以堅其出海入江之本意而已
當時大帥不用其策而誤聽軍報以慈溪夷兵登岸
竟至萬有七千奏不知夷自倡亂以來從未聞有此
兵數其國先後來船七十餘嘖嘖嗟實分廈門之二
十餘船再擾舟山合兵船商艘計之所雇漢奸並雜
其內矣當時訛言失實徒張敵勢喪師辱國之舉良
由前途探者虛詞塞責有以致之也先是嘖嘖嗟分

其廈門三桅船三同至臺灣窺伺其二阻風停泊未

至惟呵咤萬等一船先抵臺洋入雞籠口爲我兵擊

破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事其一船繼至怒求贖夷俘不遂突撲

二沙臺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事臺郡守禦愈益嚴密達洪阿姚

瑩以籌議方畧要端有五會奏一塞港二禦礮三破

其烏鎗四守城五稽察奸民二十二年二月奏云一塞港近時塞港之法

各省皆有講求當各因地勢而用臺郡近城惟國賽

港與三鯤身之新港最爲寬深新港現用大竹篋及

木桶載石填塞國賽港則以不堪用之哨船數隻並

內岸上均設兵勇守之至四草與安平大港對峙安
平爲重兵所在而以偏師扼守四草港內復製大木
排四座上架大礮攔截港門更製二丈長大木鑽數
百枝上安大鍊鑽帶鉤貫以藤條橫浮水上以望其
船此塞港與守港之法也二日禦礮沿岸築土牆長
外以竹篾貯土堆作礮堆或用大竹簾夾築土牆長
數十丈及百餘丈不等其下更挖濠溝或埋釘桶竹
簽或布鍊蕪藜臣達洪阿近更製地雷數十處埋伏
以待三日破其鳥鎗水中用竹筏上張木架懸掛牛
皮棉被使水勇乘之以進岸上則於藤牌之外新添
翻被架五十名爲一排後藏小銅礮拾礮拾鎗可以
破其鳥鎗火箭火鏢又練翻被手其法用五十人爲
隊手執水濕綿被張其兩角兼執兩刃排列而前長
矛鳥鎗隨進較藤牌更爲得力四日守城臺灣郡城
逼近海邊安平卽係西城三郊商賈雲集之所向有
礮臺三座近更加築堅厚復圍建木棚七百餘丈守

以義勇城內八坊八十二境諭令紳士鋪民每段樹
柵自選壯丁稽查嚴守現在送冊亦五千餘人此第
防郡城內外之大概情形也五日稽察奸民夷雖猖
獗皆由所在奸民勾引廣東廈門甯波本洋商所聚
通市已久無賴之徒素食夷利故爲之用臺灣向無
洋商夷舶不到似無此患而民情不靖則其患更深
昨獲鳳山逆匪張從竟以廣西逃軍在廣東與通夷
奸民勾結同臺糾人爲夷接應幸逆黨首從伏誅該
逆爲臺灣縣知縣閻所獲並究出夷用漢奸劉相
蘇旺爲之主謀本年夷首噉噉復自定海遣夷目
顧林偕漢奸黃舟等以重貲來臺窺探欲行勾結又
卽破獲而南北兩路匪徒上年復痛加殲剿惟是逆
夷既屢次失利懷恨轉深果否遂能戢其邪謀尚在
未定臣等益當督飭文武隨時嚴密稽查以防意外
之虞且夷囚現在郡監一百六十八名解省既有不
可久禁亦非善計經奏請
訓示設未奉到

殊批回而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內患是爲要着以防大幫夷船猝至請別籌經費五十萬得

旨褒俞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三桅夷船三在五
以港外洋向北而駛時方以御史福珠隆請查訊臺
獲罪夷錄明莉啞等供詞奏覆盡得其窺伺臺灣情

事請決禁者於臺

福御史原奏解省訊辦而達鎮姚道並以現乏官兵配船解送恐洋

面夷船截獲請照原議即行在臺正法原屬二月三
實在情形然未解省訊夷日後得以生端矣

十日三桅夷船一帶三板船四在淡彰交界之大安

港洋面挾粵奸黃舟等七人持奸目劉相蘇旺書至
將招臺內逃匪張從等勾結爲夷內應覓機便入口
同知曹謹魏瀛通判范學恒知縣黃開基副將關桂
游擊安定邦率兵堵禦別在港口迤北土地公港設
伏夷船畏軍容整威遽退巡檢高春如謝得琛預雇
漁舟駛近夷船使粵人周梓等以土音與舟問答舟
許以重利令其指引海口梓卽誘從土地公港進旋
爲暗礁所攔擱船傾側入水夷衆正擾攘間伏勇齊

起搖盪水勢夷船不能開駛官兵發礮奮攻又急切不能裝礮回拒船立破夷衆墮水淹死無數有跳三板竄者復有數十夷持短械跳上漁舟欲奪以逃者兵勇合力圍擊殺紅白夷數十生擒十九黑夷三十粵奸五所獲烏鎗腰刀皆鎮海甯波營械

上得去冬奕山在粵奏逆夷曾聲言馳駛回國添派兵船於明春大至臺灣

諭詢洪阿瑩計大隊夷船萬一果復至如何定謀決

策操必勝算並令查訊夷俘五以港北去二船究駛
何地此次擾臺船從何來取供後與上年獲禁百三

十餘夷提同從逆奸民均卽正法其夷目仍暫留禁

錮勿殺

按夷用鳥鎗不拘雙單皆以機擊火曰自來
火與內地用火繩不同鎗口旁有尖小刀長

出內營所無今獲鎗七杆有浙江管鑄號據顛林供
望邁來船十九隻顛林在其內帶大三板二小三板

一管稅官馬哩監發銀十二萬置備烟土及呢羽到
廣東僱現獲之奸民黃舟鄭二轉邀陳威張廣張有

並跳水在逃之唐高陳二在船上年十二月噉噉
聞本國兵船在雜籠被兵擊破隨叫顛林兵船多隻
與黃舟來探相機行事劉相蘇旺寫信交黃舟帶與
臺灣張從噉同賴媽來陳惡在地勾結爲應游奕數

日不見張從等接應不料擱淺被獲銀物落水據此則顛林等以商船載兵隨喚鳴噓至浙打仗故船有營鎗又訊供張從鳳山人十八年從逆配廣西賴媽來嘉義人十二年從逆配貴州陳惡鳳山盜犯配新疆逃回聽從劉相蘇旺回臺糾人內應黃舟鄭二俱香山人在望邁與夷熟議投爲漢奸蘇旺劉相陳威俱番禺人張廣順德人張有南海人凡投充漢奸俱奸目蘇旺劉相薦引寄張從原信縫領掛夾層被獲遺失三月滬尾中港五汊港番仔埕諸洋有夷船一自北而南復自南轉駛草烏船十數或尾其後或爲引導滬尾漁舟有被牽去放還者夷詢以滬尾水門深淺甚詳瑯瑯生番山後大秀房洋面亦泊夷船六其

一游奕打鼓港洋面草烏數船亦隨之見兵卽向西
南而駛黑水外洋亦望見夷船十別有草烏匪船駛
至四草湖口官兵擊沉其二餘卽駛遁其夷船亦先
後由南向北去

三月十八至二十
五六日事

二十二日夷船一帶

草烏數船在樹苓湖口外窺伺兵勇又擊破其近岸
者二夷船在洋面開礮應之礮子皆落水旋去越日
草烏船八復至擊沉其三溺斃多賊獲夷皮盔一內
營烏鎗一

鎗年字二十七號
爲廈門水師所失

土賊林山等各備草烏

船俟夷幫齊至糾結其黨以應別有賊黃勸等亦出
草烏十餘已與夷約爲嚮導先留夷匿於其船爲事
成相謝之驗皆爲縣營獲而夏秋間乘郡戒嚴肆掠
洋面之盜賊亦分起弋獲計夷船先後凡犯臺者五
而擊走者二潛遁者一破舟斬馘者二卒不復誰何
蓋知其守備之嚴無懈可窺馴至受撫不敢再圖入
擾臺地矣

八月初五日國賽港外洋三桅夷船一自
西南來泊馬沙溝由西北去初九日在鳳

山打鼓洋過四鯤身四草湖向外洋去望
見師船卽豎白旗不敢近岸皆畏避之據
奕經文蔚

既以二月還駐杭州戰火諸船盡撤獨鼎臣以父仇未報不肯聽令仍聯火舟圍燒夷船

語詳後

隨員皆請

治以軍法奕經念鼎臣意出忠孝不爲已甚諾而不行臧紆青憤已計不用而諸將又非可恃也暴怒傷肝眇其左目將歸醫入辭奕經甚力奕經終以左右無運籌決勝之人一時智士無出紆青右者堅不使去紆青既留請復行伏勇散戰法議數日乃定是月十六日再渡江分檄諸路之帶兵勇者副將託金太

游擊高峻勇目王建功等各以計密授其衆俾得隨
宜自効於是兵勇仍伺夷出入驟起刺之隨處驚擾
凡殺黑夷三百餘擒夷目四白夷五十餘縛而獻於
甯波自是夷每見兵勇至莫敢迎拒紛逃歸舟又
獲漢奸之爲夷主謀者二餘奸聞之盡解散島臣以
三月朔聯火舟數十圍夷巨船於岑港攻而焚之又
分所部攻其三巨船於別港亦焚之盡小夷船來助
救者十餘或焚或沉無片板存者先後焚溺夷兵五

六百副將鄭宗凱守備徐楨寶等亦乘風雨大作密
出火舟七十餘駛近夷船擲藥罈燬其船首我船連
排繼進火焰飛騰四面攻搶喊殺夷船多被焚燒溺
死者又三百餘同時建功等在定海口頭門搶擊擲
罐焚奪其船殺夷目丁時儀之弟初八日事鎮海令葉莖
亦率勇火攻夷船於縣屬海口時巡撫劉韻琦意在
羈縻奏請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勿殺零夷違者罪
之會奕經以海港焚攻夷船奏

賞復雙眼翎文蔚亦復一品頂戴有以鼎臣等虛報邀功言於韻珂方奏請驗實鼎臣具四大艦盡載所獲夷級衣械及擊碎船板送核且有不實甘當軍法語事乃白終受獎

上命宗室尙書耆英署杭州將軍爲

欽差大臣與叅贊齊慎赴浙兵勇自奉不許殺夷之令所裁水勇復受夷雇轉爲鄉導夷日造小舟如內地蛋船式求渡淺水遂以船出海而入江擾及松江

天一閣者范氏藏書樓世守至今宋以來圖籍咸具
夷至取所藏一統志而別購內地之黃河長江兩圖
畧識地里與江河梗概先是上年甯波失守夷卽歸
報其國女王令再往天津求得準地通商卽止至是
月之初旬夷之留甯波者得國信有行意紳官皆未
之知也隨索其地犒軍銀百二十萬員退出甯城會
各路兵勇大加焚剿夷亦倉皇失措果以二十六日
登舟越日奕經乘諸路勝夷氣壯以大兵來收復而

夷適走其在鎮海者亦以四月初一日下舟北去留
夷兵千餘分四舟仍據守定海及錢塘江口龜赭二
山而不敢窺杭者知近年灘潮淤淺防攔阻如福州
也初九日突犯乍浦副都統駐防其地夷先整陣船
上排列而進隨進隨開礮都統長喜率旗兵出拒夷
遽以小舟分路登岸直攻東門陝甘客兵以扛礮擊
之傷夷兵甚多遂轉至南門力攻踰城入盡焚滿州
旗營長喜見營中火起知事勢已失不復能抵禦投

水盡節被救出旋復投入死焉乍浦兵力未嘗單弱
又先集有福建水勇爲備旗兵率橫暴平素蔑視土
人臨時每指摘以爲漢奸卽水勇新至亦不堪其辱
已人人切齒積憤甚深戰正酣驟舉火爲內應拒賊
僅數時遽報失陷兩年中所備軍資一時喪盡標兵
有未及交綏見而奔潰者副將哈拉吉那被戮傷重
同知韋逢甲亦帶勇西行防堵受傷被擄不屈死惟
兵備道宋國經逃走嘉興會城聞而戒嚴夷駛輪船

游奕尖山口外嘉興府平湖海鹽二縣水道相通小舟可入民心驚惶失措勢驟危急檄陝甘兵一千分往防守並俟河南廣西兵到境截留同出守衛

上聞諭酌留將軍叅贊中一人駐曹娥江餘統將備弁兵速爲應援十八日乍浦夷臨岸列隊城中夷亦絡繹出相與鼓吹登舟越日二十餘船悉泊小軍山旋開行而東小軍山界交江浙去乍浦近葢擾入長江之志已定於此矣

上以乍浦兵潰被破不過頃刻追咎潰散之由實余
步雲有以倡之屢走屢失城池未議重譴遂使人人
各懷徼倖相率效尤嚴旨拏解治罪並查懲其首先
嚴旨拏解治罪伊里布詣乍浦夷舟晤商受款退兵
事無如夷當送勝而驕又窺見我軍怯狀所要求多
不可行議不成而返韻珂意夷重得前俘還之仇當
立解從此可與銷兵矣隨奏出所獲白黑夷於獄載
乍浦以歸之夷至而夷船先期啟盡又改道而遣送

諸鎮海俘還船不謝受者亦嘿無一言以復

二十年粵南海

村民有獲白夷目解官者林公令禁之西洋代請不釋琦相至以夷日益肆虐出所禁夷將以還義律令司獄偕至節署入見但叉手於殿直立不拜問之不言告以送還之由亦不答也留堂側令巡捕官飯之更不謝而出其當夷之離甯波也謀者謂聞國急耗

倭強與此同

以所屬印度地有警不得不去者蓋邊西有小國曰廓爾喀在我後藏之南與披楞部西隔小港英夷據有益阿臘時外部稱之日以利誘披楞屬焉乾隆中廓夷併有其鄰哲孟雄部緣交易擾及藏境旋畏

天威悔而求貢既又叛服不常五十七年軍帥福康
安海蘭察征之檄哲等諸郡協力助攻廓夷因索援
於孟酋曰果爾那爾者辭以國人市粵

恩厚義難背逆拒不爲應更兵襲其南鄙

英夷貢表
陳及是事

廓夷遂卑詞表求內附披又嘗積貽廓王珍寶約親
啟疑而啟以囚中機礮發而囚死由是積與披部有
隙哲部越披卽後藏地中一山頽險峻有道僅容羊
行英夷鑿而寬之可由披達藏初廓王溺愛其次妃

子觸正妃恨置毒殺焉窮死狀誅其臣畢興

貴官稱大噶基

有烏大巴興者畢興姪也入披請兵護以還廢王改立正妃子凡治畢興獄者悉殺之籍及入貢

中朝充使之兩噶基使還不敢入亦逃於披爲廓夷

所忌潛使人請我駐藏大臣言聞第哩巴察之莫斯

黨

頭目也指義律

與京屬打仗願假我餉得助擊之大臣不

知第哩卽謂孟阿臘京屬謂廣東也奏奉查覆得前大臣和泰庵西藏賦註稱西南徼外大國以爲蠻觸

不必問也助餉廓夷之議遂寢及英夷叠犯閩浙廓
知孟地空虛自起兵乘間掩襲大勝之擄獲無算英
夷兵船方遠集中國耀兵待款欲全師還救又徘徊
慮中國訓練嚴防再至機頓失僅分船還至孟以粵
所得貲厚賂廓夷贖還所擄男婦千人就與約和而
消其釁此二十二年事也中國因他市來者畧有所
聞而未詳審其故英夷尤秘不以告人也至是忽駛
離甯波適會其時粵中好事者遂競傳孟阿臘夷埠

糜佬士番久苦英虐不敢逞今復緣出兵故括其貨
舟勒派其子弟為伍洶洶勢不可終日因乘其兵行
守虛噪起突攻而盡殲其眾殺顛地之弟某奪復其
舊據鴉片稅埠酋馳輪舟倍道趨粵亟召夷兵之泊

甯波者踉蹌返救粵憤夷甚乍聞謠言紛紛傳述幾

於萬口一詞五月二十二日姚石甫觀察覆怡樾亭
督部書云聞夷人孟阿職地方婁為東

印度國所敗擄其將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救若
我更益持三月夷將為潰惟諸將屢經挫勇之後林

於夷之威詐未知能及此否又八月初八日覆云聞
廣東有言其夷國已空虛羣夷不服所為頗多與怨

似有內潰之形乃轉掠商艘以助其勢外益夸張內實急迫水利堅謂天朝不可墮其術中此言又與職道前月所陳不無胸合我但守口岸不與海上爭鋒內查奸民誅之不事姑息再持數月夷將自潰據此則當時臺灣亦有是官都中者聞而信焉粵人言海外傳聞不獨粵人矣

御史蘇廷魁講經濟最留心時務見機有可乘將有以慰

聖心也卽據所聞入告請就此時先修虎門礮臺資他日抵禦築城東大沙河堤營龜岡東岸時耆英方以

欽差大臣馳及嘉興

上命特依順代杭州將軍促耆英改赴粵確查印度
及夷船回帆虛實令相機攻滅香港重整海防未至
而夷船已大隊犯江左復

命回江堵禦是時虎門礮臺尙阻於夷未得修復香
港新爲海盜藪夷駐兵千餘盜目倚爲聲勢各設堂
號沿海劫掠商漁滿載則歸泊香港奕山等設法招
徠漢奸爲之剴切曉諭動以天良投還者凡三千有

奇盜目之投首爲官用者逾半羣願立功自贖請興
修諸臺而各率其首黨拒夷虎門外糾合香港漢奸
爲內應乘冬月潮縮月晦出夷不備突攻尖沙夷船
使表裏受困一鼓殲旃奕山心動以商於墳墳事持
小心始終謹慎自惜乏權宜濟變才海事更非所素
習初尙守則徐由內及外次第舉辦之議旣目覩夷
但擾閩浙絕不與粵爲難因循久隱有順時聽天意
懼釁端再啟觸夷怒勢不可收特徵言勸止其事山

亦不再言而不知屢奉

嚴旨復虎門攻香港將以牽制閩浙之夷

聖意固大有在而轉以船械未備爲言其運石塞海
不過一時從權非經久制勝之大計遂鑄職還都

六月

草 御前大臣左都御史伯燾亦緣廈門夷船未能剿辦草職而

代以怡良矣五月初三日夷船聞入吳淞口奕經聞
北擾之報馳檄令暫事羈縻夷已突攻寶山寶山舊
設礮臺正當大流入港之口高下適中無突出水上

四面受攻患縣城亦去淞江口不遠知縣周恭壽號
知兵建議以臺城兩逼汪洋惟口內東溝江灣並號
險隘可掙以固守欲棄海口但設伏口內誘夷至擊
之總督牛鑑不能用其策而步雲前在招寶山所領
見賊卽潰之徐州殘旅至是又使總兵王志元領五
百以守小沙背素藐紀律日以詐索恐嚇爲事民被
騷擾夷未至已鬪然無固志恭壽請撤而易他兵實
防民心激變亦不從初八日提督陳化成率游擊張

蕙在南門外海塘與夷戰化成久歷海洋先二年擊
閩海夷受傷隨調江稔知水師懼怯不可用選閩中
親軍教練之兵志頓奮勵防亦嚴密夷在吳淞畏化
成不敢驟入潛購漢奸間道伏覓便焚其藥局爲所
獲甫縛斬而夷船適進礮懸桅上彈子從空飛下對
擊良久我兵運巨礮轟沉其大船二二桅船檣亦被
擊折溺死夷兵二百餘夷更厚集火箭隨礮急攻烟
燄騰溢較場附近民舍轉盼延燬彈箭所着屋瓦亂

飛同時灰燼將臺亦壞化成勗勵將士悉力拒守鑑
初聞捷自出督戰與化成分守海口夷再入飛礮及
山鑑失色知勢不利匆遽旋城方移動而所督諸軍
皆尾而潰走夷遂乘勢大進更以小舟繞至小沙背
徐州兵望風先逃化成親軍不及百手燃巨礮擊賊
臨危猶破一舟志元亦遁化成中礮死謚忠愍恭壽領
勇二千力旣孤懼賊圍亦與塘兵及東礮臺兵一時
並潰寶山陷鑑北走嘉定上海震驚叅將繼倫急猝

走松江上海兵備道巫宜禊知縣劉光斗相率以從
獨典史楊慶恩投水死水勇無軍令約束則相聚爲
盜焚掠難民及夷七八船駛入上海城市已空無炊
烟又二日輪舟二挈三板四五至松江壽春總兵尤
渤先相度違城八里之港口沉塞壞船領陝甘兵二
千以守教兵伏避夷礮俟礮轟盡然後發以擊之夷
連燕礮數千無中者對擊至半日夷力懈自退越日
又至相持如昨復力盡退出松江之得免夷難賴此

輪舟沿道量水至泖湖雇漁舟避沙線引入將窺蘇州輪爲草膠遽舍去至二十日遂退離吳淞而駛入大江矣耆英與乍浦都統伊里布求款夷居間者頗難其人知洋商伍敦元夙爲英夷深信思差出與周旋慮其懼事後指摘必將以老難跋涉辭咨粵派員送其子弟赴江未至急不能待常州鎮道請守鵝鼻嘴鑑又以長江沙路屈曲夷船萬不能深入却之江蘇巡撫梁章鉅方引病卸任二月居刊上與運使但

明倫言夷猖獗必犯長江則瓜州一帶口門當預爲計揚州富威都轉筦度支儘可挹注今大江兩岸口裡滿號漕艘不下千百宜預調至橫塞江口鑄鐵索聯爲巨柵艚內伏兵設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再集捆鹽夫丁一二千予以械船使并力堵禦以廢船爲前茅捆徒爲後勁四十里外得此兩層握隘夷未必能飛渡明倫深然其說方調畫間而夷已挾沙船引其輪舟漸次駛進見諸險全未設備而近水可

以設伏之叢溝荻港皆虛無兵礮遂以六月八日直薄瓜州以城空過不入越江路六百餘里逕抵鎮江鎮居江甯下游枕北固山運河繞其右守以重兵實有險可握時鑑已至江甯副都統海齡率其駐防兵千餘合綠營兵六百守鎮江下令禁富戶出徙犯者殺兵緣是奪行人財物虛傳城中藏有奸細沿戶搜索稍可疑者卽受誅戮城內人人惕息又不知預備守具與團練民間丁壯協守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

以兵至海齡拒不延入但使禦賊城外賊由西北登岸爲我兵所擊夷多兵少相持者二三日夷方攻北門我兵奮力與戰夷已分隊潛繞西南梯陴上守者亟手刃之僅傷數夷餘已相繼而登肩挨趾錯不復可止城上兵立潰夷先就旗營縱火城陷海齡自縊殉節其妻與孫並同時死難驍騎校祥雲擲都統印入井隨自投下與其父及妻及二女亦同時死夷入焚掠慘逾他縣鎮江旣破噤噶渣將如國王後命仍

遵海赴天津再求通商地中於馬理遜言而止馬理
遜者夷官也世及稱秧馬理遜幼禾曰秧童時隨其
父來粵故國商以是名而別之當嘉慶中入貢使臣
卽以當年駐粵之大班呵噹噉者爲之副出粵洋迎
貢舟抵津挈其父使司筆札入都粗知中朝地里政
事至是言燕京漕運以江甯爲咽喉今但盤踞江面
阻絕南北卽可要挾所求當無不如志否但揚言將
密招漢奸挖衝高家堰堤彼慮工險費巨合龍無期

阻於外舟工亦難舉計更無不得請者事出權宜將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期有利於英不必跼守國王
來文也噉噉渣深然其言隨下令諸船齊進一路聲
礮不絕瓜州儀徵所有鹽船商舟焚燒殆盡二十八
日集船八十五直逼江甯城勢益克暴先旣奉有設
法招撫許便宜行事之

諭伊里布已遣武舉張振龍家僕張禱等冒險赴夷
船以候欵開導夷果停不復攻而責覆欵議殊亟初

六日耆英至自丹徒復遣佐領塔芬布陳志剛等與
禧再詣夷船切實論議時民情驚駭失措若岌岌不
可終日噤喑啞終恃馬理遜熟悉情勢條件皆屬其
登覆馬理遜先索三千萬員稍減爲二千一百萬中
以六百萬爲補償烟價三百萬爲續還舊商欠千二
百萬爲軍費預擬過付期日本年先交六百萬餘分
三年帶交待衛咸齡亦偕往語以烟價曾由粵償還
今同一名目何以重索難達

天聽商欠自當清結但貿易利歸洋商宜商欠商還
何以官爲賠墊未免公私混淆至此次因爾國稱兵
爰有軍費若反取諸中國是中國以錢買亂何以服
民因反覆與之辨論夷衆同稱烟非產於英地實爲
鄰埠客商貨物繳燒者久已折賠在粵所收六百萬
尙未及原價之半必得此乃足所賠又國商市粵年
深積欠數鉅商疲且衆懸宕稽延今所索尙不及原
欠十之一請行粵關清查可以勒限歸欵是數仍有

着官但先爲保交而已其軍費一項因現已議和來
船均宜賞犒遣散不給所欲則船之退否非吾輩所
能強抑倘有帆航仍留內海遇兵民勢必與戰爭端
再開恐中國將來費更不但此况艦隊所集已阻遏
京口要衝一得當則令及早退出所以裨補於中國
者甚大也齡不便再言夷復求賞給香港爲彼來商
僑居地聽在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省五地通
商貿易五口外仍不准商船駛往他港違卽受治

梁

船中丞章鉅致劉次白撫部書云自引疾得請後應
卽旋閩因俶裝之頃忽聞浙東英夷猖獗大帥奔回
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秀民乘機劫及行旅相戒裹
足不得已暫至揚州避之嗣因揚城警報踵至探知
夷踪已迫焦山口復跟蹤挈家於六月初渡江時京
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過丹
陽卽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
帶兵大帥齊禮堂叅贊慎比來救援某與叅贊曾爲
甘隴同寅承其沿途擁護星夜趨馳得以安抵蘇州
復連夜乘潮至富陽神壘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
江南大吏以千萬金錢與英夷議和許其於江南浙
江福建廣東四省設立馬頭互市業經奏准嗚呼此
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之計惟我皇上如天
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置吏所請使民
氣得以小蘇凡薄海舍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
皇仁而咨嗟太息於臣工措理之失當也七月初至

浦城本擬卽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英夷復欲在福
州添設一馬頭執事已爲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
省垣紳戶紛紛各爲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
此事已奉 中旨再三駁飭仰見 聖明覆載
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濱海臣庶均各安耕整於
堯天舜日之中爲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事
以此事頂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
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
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
之今此之請添馬頭乃執事之拂民情以順夷情果
何說以處此民爲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
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
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廣東也以富強論福
建不能勝於江南浙江廣東每
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
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甯波福

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爲番舶交易之區而福州則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爲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甯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況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該夷拔福州之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索錦州馬頭則概將惟命是聽乎况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英夷之例亦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惟命是聽乎且福州城外距熱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甬滬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

此間早傳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
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
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
別駕一小船出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
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
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
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餒視十年前更甚
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無厭乎此苟果成其
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
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
旨下洽與情使英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
帖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
大吏及士大夫也按原奏已云五口通商而
梁中丞歸田瑱記乃云然蓋當時傳聞之誤
齡等
答以香港之建造夷屋在未欵前已上事尙可代請

至市地舊止廣州今增其四數實過多不無窒碍其
開市貿易如何輸稅亦應預爲詳議庶免臨時爭執
夷言既有香港寄泊此後船貨來者較前宜倍必得
五地分售方可通流不滯稅屬公帑自宜公立章程
謹遵中國成例按則徵輸廈門甯波鎮海定海乍浦
寶山鎮江各城岸一俟五口通商便卽退還不敢再
事滋擾將來貿易各關並設領事官經理用資約束
而慎輸將從前官設行商侵剋受害此後請聽來商

自投行交易貨至責成領事赴關納稅庶不受洋商
挾制期保久遠相安齡等仍令將市地刪減夷堅執
不從最後又請彼國官至與中國官用平行禮及事
後將被擄夷人與被誘漢民一體釋放俾反側胥安
無復顧慮語畢促諸人亟歸商定諸人終以索費過
重瀕別有遲疑意頗形躑躅馬理遜因爲言所有軍
費馬頭皆我國現請之數非卽中國已許之數歸自
酌裁之可也塔芬布等還報當事僉以所請悉如東

初意而索項視前轉奢遷延莫決難以遽覆又使更
往傳語當往返議擬時夷船已易白旗以俟矣而漢
奸有慮和議成不利已私者七月初八日夜二鼓夷
聞漢奸開播謠言有當事實無和意不過借議款事
暫杜急攻已一面飛調壽春兵晝夜馳來決死戰語
夷酋信之恐遂中我計忽下令諸船皆易旗約以次
早復開仗猖獗更不可名狀當時相顧無策慮及江
甯城周五十餘里防守兵力不敷所調江甯浙北徐

州兵率挫敗之餘斷難恃以克敵又望見夷登據城外鍾山俯瞰全城虛實如指掌飛礮轟墮勢必難支事勢至斯不得已咸願爲國受過隨使咸齡偕署布政使黃恩彤面見夷酋開誠告以無他勸勿爲流言此中致中道乖違因盡勉狗所請一切不復再加挑駁夷衆乍聞歡呼喜出望外於是鑑伊里布耆英會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卽成事端根本一有挫動鄰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揚帆直達所請雖

貪利無厭而意但在求市地通商尙非潛蓄異謀可比與其兵連禍結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費以全大局所索紋平七折銀一千四百七十萬兩商欠折二百十萬兩行令粵商按數歸還本年先交四百二十萬就將揚州商人現給之五十萬員扣抵外令江蘇捐備百萬再擬於浙江江蘇安徽三省庫存及關征粵庫通融借撥其餘三年帶交歲不及三百萬彼國貨稅既新加饒裕可以作抵較用兵費實不及三之

一 癸卯六月給三百萬於洋商欠項追交十二月三百萬於各海關稅撥給不敷仍於粵閩庫借交甲辰乙巳丙午屆期通計各口新稅籌辦 至廈門夷雖退尙未收復香港

古浪澳定海招寶山則仍據守未退與其久被佔據不若歸我土地既願遵輸稅課卽屬悔過向風此後彼因自護馬頭我卽借以捍蔽海疆似爲國家之利所請與官講平禮虛文本可通融事定後亦應釋俘囚以堅和好寬脅從以安反側附單詳載條款以

聞

上念東南數百萬民命慘遭塗炭強爲遏抑

加恩勉如所請而

諭令反覆詳議永銷後患者英等同詣夷舟與立和

約十有三條善後事宜八款鈐以關防海關丁書巡

役陋規亦悉予禁革

奏云臣等查該夷請求各款雖已定有和約十三條惟一切善

後事宜尚須明晰妥議立定章程畫一辦理方可期

一勞永逸永杜弊端其奉旨指出各款尤須宜

示該夷俾知遵照誠如

聖諭不厭詳細萬不可

將就目前草率了事當卽派四等侍衛咸齡署江甯
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浙江甯紹臺道鹿澤長
百補同知舒恭壽連日接見該夷酋反覆詳議該夷

嗎哩遜囉呷咀啞咄喇均通曉漢文兼習漢語不須
通事傳話反致隔閡該侍衛等與之口講指畫推誠
開導酌定善後章程彙分八條稟經臣等備文明晰
照會該夷酋噶嗎噶亦卽照覆均無異說謹將各條
另繕清單恭呈御覽至此奉旨指出各
款如該夷赴各口貿易一節聽其自便但日久難保
民人無拖欠之弊祇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總
一節查前議商欠三百萬員卽在二千一百萬員總
數之內此外欠項均不能條款內載明此後該夷自
定並奏明在案復於善後條款內載明此後該夷自
投之行非中國額設行商可比如有欠債只可官爲
着追不能官爲償還等語現據該夷覆稱嗣後利害
均由自取萬不再求官爲還欠其情業已貼服又如
此次已經和好兩國民人視同一體斷不致概行誅
戮倘該民人別經犯法我國自當照例辦理與該國
無涉一節查該夷原議此款係專指犯順以來被誘

被脅之民人而言臣等切以此等莠民卽屬漢奸與
夷匪相爲表裏夷匪既散漢奸亦不能復聚惟人數
衆多究係國家赤子繩以峻法則相率爲盜宥以
寬典則反正來歸自當蠲除旣往予以自新是以臣
等奏懇天恩准予釋免以安反側至通商以後
華民歸中國官管束英國商歸英國自理華民有罪
逃至英館者英夷均不准庇匿英商有罪逃入內地者
中國官卽行交還均經臣等明定善後章程該夷亦
切實照覆是該民人等別經犯法自當仍由該管官
照例懲辦該夷斷不致多端阻撓至各國稅銀該夷
情願按照則例如數輸將惟稱粵海關丁書稅役內
藉陋規求爲查明禁革其中國商人按例交納關稅
非該夷所得越阻該夷於本年六月十五日以後止
有揚州商人致送曹平銀三十五萬五千兩折洋銀
五十萬員現已議明扣除此外並未收過銀兩再舟
山古浪嶼暫住兵船應俟各口開關卽行退出不准

久爲估據一節前此該夷酋必欲俟銀兩分年交清
方始退還現經奉旨飭議復向開導該夷總稱
和約既定必須堅守未便遽行更易至渠等酌留兵
船不過數只既不侵犯百姓亦不阻攔商船均於善
後章程內議定不致滋生事端惟求代爲奏明仍如
前約等語臣等查該夷既以堅守和約爲詞若不允
所請轉悉藉口反覆其兵船如何漸次撤退應俟開
關後由地方官察看其情相機妥辦其分年措給銀
兩臣等悉心籌畫所有癸卯年六月應給洋銀三百
萬員擬於廣東洋商欠欸內先行儘數追交十二月
應給洋銀三百萬員擬於各海關稅銀內撥給倘有
不敷再於廣東福建諸運各庫均籌欸措交至甲辰
乙巳兩年應給之項屆期各海口均已開關稅額議
有成數應俟通盤計算是否足以相抵再行籌辦至
新設五處馬頭尤非善後事宜必應妥爲籌定
以期永久安堵容臣等將未盡各事宜悉心詳議務

期周妥另行具奏外理合恭摺具奏一廣東洋行商
欠除議定三百萬員官爲補交外此後英國自投之
行卽非中國額設行商可比如有拖欠止可官爲着
追不能官爲償還查此項業據該夷照覆嗣後通商
利害均由自取若有欠項由管事官呈明內地官着
追萬不可再求官爲償還一和議既定永無戰爭所
有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處止可貨船往來未
便兵船遊奕其五處之外沿海各口及直隸奉天山
東天津臺澎諸處非獨兵船不便往來卽貨船亦未
便貿易均宜守定疆界以期永好查此款業據該夷
照覆一俟五港開關則例頒行卽由英國君主出示
曉諭英民止准商船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各處至
該國向有水師小船數隻往來各口稽查貿易亦當
協同中國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並請中國地
方官嚴禁華民除議明五港外不准在他處與英商
貿易一既經議和各省官兵應撤應留須聽從中國

斟酌其內地礮臺墩堡城池業經殘毀者均應次第
修整以復舊規實為防緝洋盜起見並非創自今日
英國既相和好不必有所疑懼或行闌阻查此款業
據該夷照覆以上各事宜均應聽中國斟酌修整如
舊係屬正辦英國斷無攔阻之理蓋此次和好惟賴
中國誠信踐約而英國亦當專心以信守為務一廣
東福建及浙江等省距江甯較遠之處不知和好信
息見有英國兵船駛入或相攻擊均須原情罷戰不
得援藉為口實致乖和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兩
國和好信息業經由火船速行曉示所有英國水陸
軍師自必與中國兵民互相友愛倘有攻擊之悞未
足為仇惟求臣等速將議和情出飛行各省一體知
照免起紛爭更屬欣幸一和好之後付給本年所交
銀兩各兵船自應退出江甯京口即福建廣東浙江
等省停泊兵船亦須約定同時退出散歸國方暫
和好其定海之舟山廈門之古浪據議仍留英兵暫

爲駐守但不便多駐兵船致中國百姓暗生疑懼與
該二處通商之事轉多窒礙所有每處泊船若干只
自應預爲申明以示限制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俟
本年銀兩交清後所有兵船自應退出江甯京口等
處其他省停泊船隻除舟山古浪嶼二處酌留兵船
數隻管理貨船及香港仍須留兵駐守外其餘均可
遣散歸國蓋留兵於他國未免重費英國意在省費
必不多留兵船中國不必多慮致傷和好一舟山古
浪嶼泊有兵船須令帶兵官約束兵丁不得侵奪民
人致乖和好並聞古浪嶼所泊兵船曾有攔阻中國
商船和收貨稅之事此時既經通商應令各兵船不
得於中國商船再行攔阻抽稅查此款業據該夷照
覆各處兵船本應帶兵官嚴爲約束此時和議已定
尤當彼此親愛所有攔阻商船卽行飭放不得再行
抽稅各情早經行文各處嚴行訊究不致有乖和好
致有侵奪攔阻情弊卽當嚴行訊究不致有乖和好

一英國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難保無與內地居民交
涉獄訟之事立即明定章程英商歸英國自理華民
歸中國訊究俾免弊端他國夷商仍不得援以為例
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甚屬妥協可免爭端應即遵
照辦理一內地奸民犯法應行究辦若投入英國貨
船兵船必須送出交官不可庇匿有違信誓致傷和
奸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內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
港及英國貨船兵船即行送出交官斷不庇匿其英
國及屬國逃民逃兵若潛逃內地中國亦須送交英
國近地理事官領回以敦和好

日恭值

萬壽夷官仰祝

純嘏虔請代奏夷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諸

帥設餞於正覺寺而去

夷人歸後繪舟上議和圖牛

察使黃恩彤甯紹台道鹿澤長同知恭舒壽夷官曠

鴻渣馬理遜囉嘯咀鄂咄喇益三人皆通漢語馬理

遜與恩彤各坐一棹執筆立約餘皆坐於

其後夷多立者不知何許人神情逼肖

給事中董

宗遠力陳款夷不便已無及矣

奏云臣聞逆夷深入

直犯江甯該大臣等

以形勢萬分危迫奏懇允夷所請與彼聯和仰蒙

皇上如天之仁重恤民命准大臣等便宜行事

德至厚也

國威自此損矣國脈自此傷矣亂民自此生心矣邊

境自此多事矣值可取勝之機而忍辱偷安貽此四

患該大臣等誠懼困之尤難逃史議者也謹爲

皇上陳之該大臣等之言曰該逆自犯順以來屢經

命將出師總未能挫其兇醜云云伊誰之咎乃敢以

此揚敵人之威乎逆夷構兵三載兩軍對壘之處少
望風逃竄之處多業既仰邀聖鑒將爲倡之余
步雲拿解進京孰知將士等罔知警惕自吳淞失守
之後福山團山京口等由海入江之路或資糧縱敵
或棄地潛逃逆夷直達江甯則深入重地料難免脫
該大臣等臨境倉皇曲成和議且爲危詞以悚
皇上有士氣不揚及鍾山迫近省城登高臨下一
轟擊勞必不支等語試思士氣不揚誰實使之乎總
督控制二省以迫近省會之鍾山並不能據守乎又
云倘敵不勝卽偷挖高堰伊誰之責防其偷挖豈
無術乃苟且從事置國體於不問乎我朝定鼎二
百年來臣服遍於四海藐茲醜類祇以督兵者遂
畏縮未效其功設以皇上帝知人之明別遣威望
素著之大臣前往辦理數邑何難克復該大臣等見
不及此許洋銀重二千餘萬之多是歲幣之輸也
五處馬頭與處是割地講和也甚且請蓋御寶

與之是猶欠債者之寫負約也是猶賣產者之立文契也。不知該大臣等視皇上爲何如。至自視爲何國之臣。方今全威之勢。以強畏弱。縱敵苟安。忠義之士。聞之。誰不憤恨。四海屬國。聞之。誰不輕中國乎。臣謂國威自此損者。此也。該大臣等。又云。該夷討洋銀二千一百萬員。內烟價若干。商欠若干。軍費若干。不知鴉片有明禁。該逆以犯法之物。誘我華民。已屬非是。况燒烟之日。曾以大黃茶葉相易。並非白手取之。何言索價。且其價重千餘萬之多也。至於商欠。尤屬一箇之詞。軍費何得取償於敵。該大臣等。因該夷怒目而視。遂不敢與之詰難。試思此款之出。不外國都民脂兩項。以有限之財力。供無厭之橫索。中國能堪之乎。且既給之後。能保其安然無事乎。設又增所請。何以給之。抑於是時。始背盟議。戰乎。軍興。三載。以。來。用。度。浩。繁。上。下。交。病。加。以。征。徭。遷。徙。失。業。廢。時。如。此。數。事。民。窮。財。盡。殆。不。可。支。將。何。以。裕。國。用。厚。民。

生乎臣謂國脈自此傷者此也該大臣又曰該夷請
為被虜夷人及被誘之漢奸一體釋放夷務完竣後
應釋俘囚以敦和好免協從以安反側似屬可行云
云詭以此為羈縻之術則可耳若果行之天下尚知
有國法乎虜夷姑置勿論試以被誘漢奸言之彼所
犯者叛逆重罪逆夷所出蹂躪我中國者皆彼等為
之向導為之內應中國之民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
若概從寬宥則碁布星羅在在皆夷之巡邏昔猶服
漢奸之罪名今公然防戍之敵卒即暫且無事而中
國之人聞之謂薄昔懼懼尙能受有司之罪矧天大
罪竟蒙釋宥之條事之不平莫此為甚恐小則拒捕
抗官大則揭竿起事皆勢之所必然者臣謂亂民自
此生心者此也該大臣等又曰與其博征剿之名莫
如收實效若作權宜之計永息兵端真掩耳盜鈴之
說也該夷在廣時曾討烟價六百萬員允退兵歸國
矣乃口血未乾復肆猖獗今又如此陷江甯之人且

有分年交清之約則嗣後更得以索欠爲詞滋擾不
已並聞其與該大臣等一面議和一面登岸肆擾該
大臣等不敢動問能保其日後無事乎該大臣又曰
此後結以恩信撫馭有方彼既自護馬頭卽有捍蔽
海疆未必不轉爲我用此更夢藝之語也彼旣占據
險要則內地在其腹裡吞噬之勢已成如被盜之家
已被捆載出戶彼方盤踞其側將圖大索乃轉以守
門之責寄之雖三尺童子能信此語乎該大臣等將
誰欺乎臣謂邊境自此多事者此也總之該大臣等
視居官如傳舍但求目前苟安絕不爲國家久遠之
計不知以現在之夷情度之卽苟安亦未必能也該
逆無厭之求實出情理之外亦聊以此相試矣豈敢
期中國之必許我今既悉許之矣乃猶預不決恐墮
術中久之而杳無聞見事必蹶然興起謂中國果無
人也則將肆然無忌爲所欲爲而不堪設想者矣臣
籍隸江甯春屬俱在圍城中與守土各官謹一身暫

寄官器妻子輜重早經遷徙者不同雖蟻命至微豈
不顧苟存旦夕而必冒萬死以爲此奏者誠爲國家
計久遠且逆知禍不旋踵不與和固死與和亦死置
之死地而後生願暫借江甯爲戰場與之決一戰卽
死猶有一生之望也按江甯東距京口西接和州南
距太平北距天津雖京口業被占據而揚州實據京
口上游爲由京師至江甯要道伏乞皇上簡任
上將速發大兵任用王親大申撻伐並飛諭江蘇
安徽江西各撫臣帶領精兵三路堵截四面合圍解
省城目下之倒懸頓各屬已失之境土該逆捨海入
江已爲去寬就窄况現交秋仲潮勢漸退船隻笨重
最易淺擱旣地利天時之交濟實推枯拉朽之同時
轉弱爲強在此一舉昔吐番之騷擾於唐金人之爲
患於宋皆議和誤之皇上聰明智勇詎弗深悉
其非至大臣等坐失事機專鑑以不守江口被逮代
權誤國國法具在無待臣言

夏多月言
以耆英奕山奕經文蔚皆得罪沿海失守城池道府
以下及失事將弁皆予處分

恩免被夷地方錢糧

命伊里布至粵議開市事佛蘭西者西海故國與英
國並居大西洋同港界接鄰近各爭強不相下連兵
構怨數十年近雖約和而各懷疑忌船至粵者英多
而佛少上年十二月開英市被禁陰喜而陽慰之王
悉其偶勝益驕則先受其睥睨遣兵目真時爾土思

利駕兵船一來泊尖沙嘴土思利入寓省館求見大吏偕所帶譯華語之夷僧玉遮依里達二人爲通不受官通事防洩也奕山遂率當事同官出城西潘氏圍見之夷目自陳其國王聞英夷違犯中國構兵久恐其國商或波及受累令其來護因得便善爲解散英素悍自非禁以力不可而彼與英方新和驟苦攻之無名願出與英酋講說俟其堅執不見允則曲在彼乃可藉以交兵語頗誠切奕山等諭以英自津門

轉粵日加猖獗

天威震怒今奉

命征剿未便遽聞款議辭之夷目乃請自以已意與
言無論其意見云何亦當入覆旣去會嘆喁噓方潛
回香港佛目與晤及矣而土思利偶緣他事尋於初
春駛赴呂宋留真時爾以二月再入會城呈遞說帖
仍以和解爲詞勸給英夷香港補其烟價三百萬奕
山疑佛目爲英居間將圖異日得與分地而居且爲

探內地虛實來也卽拒絕之

六月有奏英夷糾集天竺佛喃小呂宋等國同

惡相濟鎮

海定海所到夷船或稱來自天竺佛喃及呂宋論奕山查明解散奕山以英夷船皆來自

本國或僱西娑挪代人打仗之黑夷船在內均未可定天竺卽印度其孟阿臘卽英屬國無佛喃名當係佛蘭西尼音致悞佛蘭西無助逆

噤噤啞又復

事呂宋更貧弱不能助人詳爲覆奏
離粵而北佛目俟至六月終不得我實耗乃自赴江
仍將力任款事折其貪心得當以復我官吏較在粵
便也迨抵吳淞口英船已入長江官上海者更莫測
其來意不敢導之入佛目不獲已隨易小舟溯江抵

金陵則所欵議先已大定馳奏且數日矣遂廢然與英船同返粵英夷自以香港爲彼國奉給地遠在海
口諸國市舶所必經凡貨船至粵者欲抑使先就彼
報驗按船抽鈔而後入埔輸稅中國其至五口者亦
援香港爲例佛蘭西米利堅皆大憤訝謂彼此同在
天朝貿易我非爾屬誰甘受挾制於是各自通書其
國以兵船至將與英爲難英酋自知理屈頓止前說
兩國使臣適至請入都密陳機宜當事不可而伊里

布魯卒於廣州將軍任者英馳至粵

皆二十三年事許諸國

並如英夷例給以印冊條列事款各國乃喜躍而歸其冬噴噶渣尙以歸師駐廈門鼓浪澳候釋還俘囚孛以還遣其屬爾叻至臺灣領所釋疊戰獲禁之夷瑩傳見告以百餘人中前後病斃及正法尙存夷目九人合以就款後回自舟山遭風爲臺官收起之夷目七多忍占與白夷二十五人盡付爾叻帶出

七多忍占

供係英小商船載白夷二十餘黑夷百數十同輪舟前月自舟山撤回廣東駛至臺灣洋面九月十六日

遭風因輪船上被火大吏官將伊船上黑夷盡數叫
去救護本船上白夷不語行駛以致擊碎幸蒙救起
祇求釋回是所救之遭爾味感激請筮親臨其舟燃
風夷亦從兵中來者

六礮懸綵旗百以迎飲其太平酒而還矣
是日姚觀察看其

船無兩賊財水防礮擊事知
前供之出自明利啞者誇也
噴鳴噓至是始知俘夷

已戮懼為諸夷笑密商於夷目札士必於是忽生異

議詐言臺灣被殺者皆遭風夷商
按姚觀察與曾卓如方伯望顏書云

大安之役承示以中丞所聞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
惟前據夷供噴鳴噓給銀九萬及紋銀六千來臺購
買奸民實無五十萬之事姚縣丞私信尤為不確且
上年經魯與制府甄甫中丞兩次印示凡獲夷舟銀

貨悉與兵民充賞弟與達鎮會示破夷所得銀貨不能
許官人索擾是以民間利其所有樂破夷舟實不能
有裨於軍需也據此是當時傳聞有獲夷舟五十萬
之說故商撥軍需然據夷酋偽示亦止云民船遭風
逃生上岸俱被擊禁被總兵官兇心破殺始終無失
去銀貨若干索賠之語其云執械相爭被擒尚不容
破殺是明明知有抗拒我兵之事至云此等難人原
係水手小人隨營擔夫則又明云在夷營數內且欲
將鎮道家財入官交英官分濟枉死家屬亦非謂以
其家財賠補失項也卽所言已見偏詐安有交兵
時手執戰械相敵而尙不得誅之理乎又二十一年
十月親觀察復泉州沈守書云承惠書臺灣破獲夷囚
大府意令解至內地以廈門鼓浪嶼尙未收復欲示
德於夷帥此寧若出自英夷則可以百餘囚人易回
鼓浪無損兵威復可布德無善於此今夷初無此意
且大肆鴟張所至殘破勢銳志驕彼以廈門爲囊中

物據之以通浙粵咽喉安可以不甚愛惜之人遽棄其所算哉設使囚人既得仍逗留不去將何以處之且內渡三口廈門已失泉之蚶江福之五虎皆有夷舟起解夷至百餘奸民必往告徒爲所劫何能至福州待我之求耶事勢如此非敢方命也二十二年五月復怡制軍書云臺灣前獲夷犯亦遵二十二年五月禁正法沈守兩次來書深以逆夷性好報復爲言夷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以爲懼彼明示之弱也又以舟山廈門失守爲報復之證試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上海又豈有仇乎夷垂涎臺灣已久卽不殺夷囚彼亦可以破舟喪貨索償於我所斬溺之夷無不可爲報復之詞也殺之猶可以壯我士卒之氣兩軍對壘非我殺賊卽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勵士卒乎又七月復福州史守書云夷囚除頭目外悉斬之臺人素林於泉廈郊商之言頗懷畏懼及目覩夷臨斬時敵赫情形轉甚於

臺地強悍之逆犯士卒胆氣益壯而畏事者猶津津
以報復爲疑殊不知夷性畏強欺弱卽使大隊復來
仍是垂涎之素志耳論者每謂甯波之失由裕督師
之剥皮逞忿厦門之失由陳守倫之箭射夷酋非衷
論也臺先後交鋒死及囚不下千人喪賞甚鉅彼欲
甘心於我豈待戮其人乎大戮夷囚議必紛紛大憲
言及尙望代達鄙意云云在省中大吏見夷勢猖獗
慮其報復欲以俘夷還之以解其怨亦權宜之所不
廢卽使解省中道爲夷船所奪亦事所常有然平心
論之廣東浙江兩次還其夷俘彼亦嘗因是稍生感
激則闕以臺灣之俘還之亦未必能動其天良遽然
捨去益其所求者大聲言報怨皆虛作啁啾之長技
耳當請爲正法正普天同仇之時而鯁鯁逆料將來
禍或歸已是以私害公血性男子不爲也扶同邀功
之事必其私相交結於平日而後可瑩爲臺道例加
按察司銜而文至必稱提督銜臺灣鎮傳諭某道瑩

心已不能無私言及奏夷情引及嘉慶年得自松筠語洪阿卽疑有道無鎮瑩請作松語洪阿但求事理暢明不妨彼此相易洪阿思之數日終用原奏上卽此一事兩人已勉強相就以同事不能不和衷耳非交深莫逆不言而喻也誰肯遽張僞示以上年八月臨時起意爲此欺誑之事乎

其國喇喇吓噠民船遭風雞籠洋本年正月阿喇船遭風淡水洋皆逃生被獲監禁總兵等貪功以攻犯奏請正法假使手執兵械奮勇相爭被擒尙萬不容殲殺是必請大臣奏明堅求將臺官正法家財交英分濟文責大帥於是大帥遂相繼以鎮道冒功請

旨

上命怡良赴臺查辦臺兵洶洶共約詣行署訴洪阿
慮起風波婉詞解散百姓有焚香跪請者迨委員堂
訊官勇隨有並未接仗之結怡良據以責備洪阿瑩
自揣受

恩深重今幸大局既定從此安人息事倘憤而懇爭
執所獲贓物爲證則夷酋必噉噉不服大臣旣不可
與對質夷船未返或別生事端所關甚巨事機如此

止宜引咎瑩先以夷在厦門上書制府請奏易鎮道至是乃具詞請罪怡良據詞奏覆

上聖明令解京遂逮洪阿瑩下

詔獄怡良內渡尋告病還旗代者劉鴻翔盡取營縣義首稟報原贖及所得夷船掠載浙閩營械浙撫營

員印文册咨送

十二月鎮道見夷僞示錄奏自請撤回查辦摺弁守風追回未及上鎮道

已自服罪瑩見鴻翔泉州謂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速逾兩月則撫議成事可免是亦持平之論正法雖

出

諭旨究屬偵道光

請事與禁市小異大同

上深知二人功過所在供甫上旋出獄起用矣

姪觀

逮入都別劉中丞書云瑩與達鎮軍以擒斬夷俘爲

夷首請愬大帥相繼糾彈復有捩拾浮言爲夷之助

者致上震怒逮問入都既負聖明特責之

恩更辜憲臺知薦之德惶悚不可言也呂游擊示知

憲檄諷解以道府原案及所獲夷件均送大部卽當

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歉仄愈不能已在泉州時

承明諭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

成而事可免又謂鎮道此行爲辱甚矣大君子持論

之允也顧一得之愚尙有未白於左右者茲當遠達

敢卒盡其區區惟鑒督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

臺灣鎮道冒功上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

善以爲己美未有稱舉殺善而謂之冒功者也雞籠

其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臺灣北

境兩次擒夷鎮道均非身在行間惟據文武士民稟

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憑俘馘旗幟鎧仗有則
行賞故人用人命非如獄吏以摘姦發伏爲能是以
周師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項羽自刎漢有五侯之賞
所謂兵貴虛聲寬則得衆也雞籠之夷雖以衝礁大
安之夷雖云擱淺然臺灣振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
義之民咸奮於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夷船前後
五犯臺洋草鳥匪船勾結於外逆匪巨盜乘機數亂
於內卒得保守巖壘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
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苟無以鼓舞而驅策之焉
能致此哉況當時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獻夾
囚歌械夜甲圖書既驗屬實復有綠營旗幟軍衣刀
仗與浙江巡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確係騷擾
內地之兵船其時夷焰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人民
戕害我大將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閩外曾無告捷
之師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夷之
報咸額首稱慶謂海若効靈助我文武士民殲此醜

類三軍挫夷銳氣在事文武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
我道不在行間功不出已遂貶損其辭哉鎮道原奏皆
據衆報彙叙未言鎮道自爲卽文武稟報亦未沒士
民所獲道士民亦未有控文郡兵不服其勢洵鎮軍
速問鎮道成算早定一散翼日衆兵猶人持香一炬
懼變親自巡循慰諭乃散臺士民道近奔赴愈呈爲
赴道申理者甚衆皆未邀夷案議叙之人也雖怡督
慮批不准行然皆已受其辭在案可稽則鎮道非有
冒功之心明矣難籠夷船到三日後乃開礮我兵
亦開礮相持大安夷舟實爲漁人所懼擱淺兵民因
以乘之當時陳辭初非臆造詎夷就撫後追恨臺灣
擒斬其人遍張僞示以爲中華之辱莫甚於此計逐
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參而臺灣冒功之獄成
矣在諸公劍鉅彌深以爲甫得休息深懼再啟兵戎

謀十六日傳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怡憲渡臺與
鎮軍熟計夷人強梁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不能
之辭非口舌所能折辯鎮道不去而聖厯大局誠不
聽其所為夷或別有邀求又煩誣夷必不肯服鎮道
可不顧也且懇出夷人若以為誣夷國諸文武即不以
為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惟鎮道引咎而
已蓋夷未撫以前道在揚威勵士既撫之後道在息
事安人鎮道受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
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鎮道見夷僞示當即
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其招在口守風聞怡憲已
奉旨渡臺乃追回曾鈔呈怡憲舟次繕摺猶存
今以罪去誠乃本懷此所以具辭請罪也至於官民
結稱並未接仗計誘者臺灣地本孤危衆恃鎮道壯
其膽氣今鎮道獲咎委員復以危詞恫喝誰敢堅執

以自取戾而致怨於夷乎此又情事之昭然者矣鎮
道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夷案惟憲臺有知己之
感區區微衷若隱匿而去非所以對大君子夫世俗
紛紛皆由功名富貴之念重則君臣道義之念輕耳
胸無俗見不特進退坦然苟利社稷卽身家在所不
計古有殺身成仁毀家紆難者彼何人哉怡督憲未
諒志士立身各有其品節以爲及此尙形強矯頗深
責之不能辨也居常言臺灣鎮道奏事乃國制也
隔海文書往復不能剋期軍中朝夕百變若事事請
命則貽誤多矣雜籠獲夷之奏如常發驛奉
硃諭嗣後夷事皆四百里奏報若獲勝仗卽五百里
大勝則六百里誠念切海外欲速知情事望捷書也
聖厪若此何

敢復爲輟轉耶

詔直隸江南總督籌善後條上禦外防內入議增設

通永一鎮駐蘆臺控山海關以西蓋奉天山東爲京
師左右輔以天津爲中門旅順成山爲外戶夷至天
津止新兵六千守直沽助以義民始得安堵故也噤
噤噎計逐臺鎮道後隨還香港至二十三年始盡率
其來船回國

夷氛聞記卷之四終